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 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情形： 以支援湖北抗疫為例

揭 仲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摘要

在習近平於2015年11月24日下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動員令後，共軍也次第針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進行調整。其中，在聯合後勤保障體系方面，調整重點計有「優化領導指揮關係」、「優化保障力量」，和「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國防動員體系的調整重點則為省軍區轉隸軍委國防動員部，並成為國防動員最重要的執行機構。

當共軍在2020年初奉命投入湖北各地的新冠肺炎防治後，馳援的共軍以聯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所屬單位為主，使這二體系獲得大規模實兵驗證的機會。例如共軍聯勤保障體系，就在「物資供應保障、衛勤保障、運輸投送保障」等方面，獲得不少實兵驗證的機會。至於國防動員體系則可觀察到：(1)「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戰化運用；(2)對「輔助動員」模式進行驗證；(3)對「跨區機動」進行實兵演練；(4)對「專項動員」進行實兵演練；(5)動員「新質民兵」參加等情形。

關鍵詞：聯勤保障、國防動員、省軍區、疫情防控狙擊戰

* * *

壹、前言

在習近平於 2020 年 1 月 27 日作出「重要指示」，正式動員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投入「疫情防控狙擊戰」後（新華網 2020），共軍開始大力支援各地的疫情防治工作。由於病毒的高傳染性，和中共為控制疫情所下達的封城令，衍生的人員及物資供給需求，使馳援湖北的共軍，以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所屬單位為主，讓外界獲得一個機會，觀察共軍推動軍事改革（以下簡稱軍改）後，這二大體系的設計及運作情形。

鑒於共軍甚少主動釋出和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運作細節有關的官方文件，因此，本文主要透過蒐集與分析共軍學者在《國防》和《軍事交通學院學報》等軍方專業學術期刊上，所發布的學術論文與研究報告，輔以《解放軍報》和《新華網》等官方媒體的報導，來進行分析。其中，共軍專業學術期刊論文的作者，絕大部分是共軍內部負責相關任務的指揮與參謀人員、軍事院校教授教師、在相關軍事院校中進修的軍官，和特定領域的科研人員，使他們的著作能提供比官方媒體更多面向、更客觀、也更接近官方文件的資訊。

透過對前述資料的分析，本文將依序探討下列子題：一、軍改後共軍的聯合後勤保障體系；二、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三、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運作情形與評估。

貳、軍改後共軍的聯合後勤保障體系

2015 年 9 月 3 日，習近平在北京所舉行的閱兵儀式中，公開宣布將裁軍三十萬（新華網 2015a），被視為中共此波軍事改革的起點。在習近平宣布裁軍後，中共中央軍委隨即於 2015 年 11 月 24 日在北京召開改革工作會議，由習近平正式下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新華網 2015b）。

然而，關於聯合後勤保障體系改革的論證，早在習近平宣布裁軍前就已開始。2012 年底，習近平在共軍一場內部會議中，就指示要將「建設保障打贏現代化戰爭的後勤、服務部隊現代化建設的後勤，和向信息化轉型的後勤」，作為「現代後勤三大建設任務」（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2014, 61）。在指示下達後，共軍遂從 2013 年到 2015 年，照前述三大建設任務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改革進行規劃與論證。

軍改正式啓動後，共軍即根據 2013 年到 2015 年的論證結果，在 2015 年底印發的《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中，明確提出：

調整改革後勤保障領導管理體制，以現行聯勤保障體制為基礎，調整優化保障力量和領導指揮關係，構建與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相適應，統分結合、通專兩線的後勤保障體制（新華網 2016）。

換言之，在此波軍改中，聯勤保障體制的調整重點計有「優化領導指揮關係」、「優化保障力量」，和「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一、優化領導指揮關係

在領導指揮關係的優化調整方面，可區分為中央軍委、軍（兵）種和戰區三個層面。

在中央軍委層面，將原本的總後勤部調整為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中央軍委的「參謀機關、服務機關、執行機關」，主要職責為「履行全軍後勤保障的規劃制度、政策研究、標準制定與檢查監督」；並以後勤保障部人員為核心，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後勤保障部門（農清華 2019, 15）。^①

在軍（兵）種層面，包括調整組建陸軍後勤部，整編海軍、空軍、火箭軍後勤部，主要職責為指導該軍種部隊的後勤建設，與組織該軍種專用後勤保障和部分區域聯勤保障（農清華 2019, 15）。在新成立的戰略支援部隊中，調整組建戰略支援部隊參謀部戰勤計畫局，負責該部隊的通用後勤和通用裝備保障的計畫協調（農清華 2019, 15-16），與其他軍種後勤部主要以專用後勤為主的狀況不同。

在戰區層面，戰區聯合參謀部編設戰勤局，負責保障戰區首長指揮協調戰區內的後勤保障和裝備保障，並指揮「聯勤保障中心」，遂行聯勤保障和戰役支援保障任務（農清華 2019, 16）。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領導指揮關係如表 1。

註① 作者農清華撰稿時為中共國防大學聯合勤務學院聯合勤務指揮系講師。

表 1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的領導指揮關係

層 級	名稱與主要職掌
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 (履行全軍後勤保障的制度規劃、政策研究、標準制定與檢查監督)
軍 種	調整組建陸軍後勤部，整編海軍、空軍、火箭軍後勤部 (軍種專用後勤)
	戰略支援部隊參謀部戰勤計畫局 (通用後勤和通用裝備)
戰 區	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 (協助戰區司令員指揮協調戰區內的後勤保障和裝備保障)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農華清（2019）

二、優化保障力量

在保障力量的優化調整方面，最重要的措施為依照「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總原則，於 2016 年 9 月 13 日成立中央軍委聯勤保障部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16），作為實施聯勤保障和戰略戰役支援保障任務的主體力量（咎旺、牛永界、席兆明 2019, 73）。^②照共軍的設計，聯勤保障部隊是中央軍委直轄的戰略戰役保障拳頭力量，將扮演聯合作戰後勤的主幹和精銳（鄭澤欽、李媛媛、郭健科 2019, 85）。^③

聯勤保障部隊是以原本的武漢後方基地機關為基礎，納入原本七大軍區的聯勤部機關和各軍（兵）種部分人員，調整組建成歸中央軍委建置、接受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的武漢聯勤保障基地（農清華 2019, 15）。在 2018 年初，武漢聯勤保障基地由原本的正軍級升格為副戰區級，行使大單位權限，接受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的業務指導，幾乎已成為獨立的聯勤兵種（農清華 2019, 16）。

在武漢聯勤保障基地之下，為以原七大軍區內各個聯勤分部及相關聯勤保障力量為基礎，調整組建的無錫、西寧、桂林、瀋陽和鄭州等五個聯勤保障中心，在行政管理上歸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建置領導，在作戰指揮上則分別接受東部、西部、南

註② 作者牛永界撰稿時為中共陸軍勤務學院副教授。

註③ 作者撰稿時都服務於中共陸軍勤務學院。

部、北部及中部等五大戰區的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農清華 2019, 15）。

任務分工上，武漢聯勤保障基地承擔戰略儲備任務（劉學、高飛 2017, 36），④五大聯勤保障中心負責所支援戰區的物資供應保障、衛勤保障、運輸投送保障，與軍事設施保障等任務（咎旺、牛永界、席兆明 2019, 73）。

在聯勤保障部隊成立後，戰區軍種及其以下部隊的後勤機關與裝備機關也合併，組建新的保障部（處）機關，負責所屬部隊的後勤與裝備建設、後勤與裝備保障，並肩負指定區域的聯勤保障任務（農清華 2019, 16）。

透過前述調整措施，使共軍不僅形成「以聯勤部隊為主幹、軍種為補充，統分結合、通專兩線」的後勤保障體制（咎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5）；更使共軍在後勤保障體制內，形成「平時的行政管理鏈」和「戰時的作戰指揮鏈」。

其中，「行政管理鏈」是由「中央軍委——武漢聯勤保障基地、軍種後勤——戰區聯勤保障中心、戰區軍種後勤——聯勤保障部隊」所形成的四級聯勤建設管理鏈，對各級聯勤保障力量進行建設管理（農清華 2019, 17）；並置重點於運輸投送、應急保障、保障基地等的建設工作，和藉由「軍民融合」，進一步運用民間資源來增加後勤保障的能量與品質（農清華 2019, 17）。

至於「作戰指揮鏈」，是由「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保障部門、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部門、聯勤保障機構——聯勤保障部隊」所形成，使後勤保障指揮能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農清華 2019, 16）；⑤且具有淺縱深、寬幅度的體制結構特點，符合現代化資訊作戰在組織結構上應盡可能扁平化的要求（黃天信 2019, 44）。⑥

三、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制

在戰區層級的實際運作上，區分為平時和戰時。

若為平時，則由任務部隊將通用物資需求提報至聯勤保障中心，專用物資需求提報至戰區軍種保障部。兩大保障機關審核物資需求後，將物資調撥計畫下達至所屬後方倉庫；並由後方倉庫及物資保障部（分）隊，或借助地方運輸力量，將物資直接送達任務部隊（楊學銘、荀燁、李錫棟 2018, 126-127）。

註④ 作者高飛撰稿時為中共火箭軍指揮學院教授。

註⑤ 在農清華的文章中，在戰區部分是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部門」；但在其他共軍學者的文章中，也有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聯合後勤指揮部」這一名詞。

註⑥ 作者黃天信撰稿時擔任瀋陽聯勤保障中心少將政治委員。

若是戰時，則任務部隊透過指揮信息系統，將物資消耗情況和需求資訊提報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由該局集中審核、統籌規劃後，依物資需求性質，透過所轄的戰勤計劃處和力量投送處執行調撥。若為通用物資則下達至戰區聯勤保障中心，若為專用物資則下達至戰區各軍種之保障部（楊學銘、苟燁、李錫棟 2018, 126-127），再由該二者將物資透過調用儲備、臨時籌措、就近補充等方式，綜合運用各種運輸力量，配送到指定地點，以滿足任務部隊的需求，並對使用情況進行業務指導（劉學、高飛 2017, 35-36）。

戰區在戰時還可能以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為主體，納編聯勤保障中心和戰區各軍種保障部所屬能量，於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聯合後勤指揮部，統一調配指揮聯勤保障中心和戰區各軍種保障部的資源（楊學銘、苟燁、李錫棟 2018, 126-127）。若戰區無法獨立滿足需求，研判會透過指揮信息系統，向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勤保障部門提出，由後者審核並擬定籌補計畫，指令其他戰區提供支援。

若為同時動用二個戰區以上的聯合作戰，研判將由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主體，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聯合後勤保障部門，統一調配指揮相關戰區所屬保障資源，支援跨戰區聯合作戰之遂行。

軍改後共軍戰時聯合後勤保障體系研判如表 2。

表 2 軍改後共軍戰時聯合後勤保障體系

層 級	名 稱	核心單位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聯合後勤保障部門	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武漢聯勤保障基地
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聯合後勤指揮部	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聯勤保障中心、戰區軍種後勤部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農清華（2019）；楊學銘、苟燁、李錫棟（2018）

四、特點與問題

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具有下列二項特點：

第一，聯合後勤保障籌畫與作戰籌畫同步程度提高。在新體系下，後勤與裝備保障透過戰區軍種保障部，作為指揮要素的一環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理論上

可為作戰籌畫提供後勤方面的決策支撐，同步參與作戰籌畫，並且以作戰計畫為指導，協助制訂聯勤保障計畫（咎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5-56）。

第二，後勤保障與作戰行動的結合度較高。新體制下的聯勤保障中心，於戰時的運用基本上是圍繞作戰行動設計，可針對不同的作戰樣式，例如島嶼封控、聯合火力打擊、邊境地區聯合反擊作戰等，依各作戰行動的特點，確定保障重心與保障方法（咎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6）；理論上可改善保障行動與作戰行動脫節的情形。

換言之，在新的聯合後勤保障體系下，共軍的聯合後勤力量在「從軍委、軍種到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中，進行建設與管理；在「從軍委、戰區到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中，進行編組運用；並以聯勤保障部隊承擔主要的聯勤保障任務，軍種則分擔部分聯勤保障任務（農清華 2019, 17）。這些設計，在理論上呈現出「建管一體、平戰一致、作戰訓練保障一體」的優點。

然而，調整後的體制也出現下列四項問題：

第一，扮演聯合作戰後勤主幹的聯勤保障部隊，相較於軍改前編制大量精簡，例如新成立的儲備供應基地和戰役倉庫，只編設綜合保障隊，難以完成越來越繁重的保障任務（王薇薇、胡靖 2019, 60）。

第二，戰區物資配送資訊化程度不夠高，影響物流配送技術的發展，也使訊息傳遞、處理、反饋的速度緩慢，大幅降低物資配送保障的精確度和時效性（楊學銘、苟燁、李錫棟 2018, 129）。

第三，缺乏完善的政策配套與協調機制，軍民融合的程度不高，使戰區物資透過民用物流和運輸體系配送的比例較少，不僅加重軍改後編制大量精簡之聯勤保障部隊負擔，也降低配送效率（楊學銘、苟燁、李錫棟 2018, 130）。

第四，既有的聯合後勤保障網路，與新成立五大戰區各自負責的戰略方向並未完全吻合，有待進一步調整與建設（咎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 2018, 56）。

除現有文獻所提及的問題，研判共軍當前應該存在「聯合後勤信息系統」，但可能也和「運輸投送信息系統」面臨同樣的問題，即與「一體化作戰指揮平臺」的整合未完成。在功能上也僅侷限於聯合後勤方案的擬定，還無法從作戰角度出發，並與聯合作戰方案體系融合（朱峰、管群生、陳子建 2018, 4; 陸挺、王力、陶露菁 2019, 2）。①

註① 有關共軍「運輸投送信息系統」的情形，請參閱朱峰、管群生、陳子建（2018, 4）；陸挺、王力、陶露菁（2019, 2）。

參、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

依中共軍語，國防動員是「根據國防需要，使社會諸領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時狀態轉入戰時或緊急狀態所進行的活動，旨在將國家的國防潛力轉化成國防實力，以保證國防鬥爭取得勝利」（孫新建、單懿、陳杰紅、郭國良 2018, 126）。^⑧國防動員的需求項目，主要包括後備力量、裝備物資、交通運輸、信息科技、醫療衛生與宣傳輿論（陳卓、王昕 2019, 48-49）。

一、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

軍改後，中共的國防動員體系主要為「國家、省、市、縣」等四級國防動員委員會（陳文剛、侯彪 2019, 34）。

（一）國防動員委員會

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是由各級軍事機構，與相應政府單位所組成的國防動員工作議事協調機構。

其中，位在頂層、由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的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其辦事機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綜合辦公室」設置於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內，主要負責國防動員大政方針與相關法規之制定，與監督國防動員法規的實施和國防動員計畫的執行（中國政府網 2011）。^⑨

省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省軍區（王翼、施小武、朱曉博 2018, 58），主任為省長，省政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省軍區司令員為副主任，但主要決策還是由各省黨委做成（陳文剛、侯彪 2019, 35）。省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在有狀況時將轉變為「省域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是戰區聯合作戰國防動員籌畫與實施的參與者和組織者，也是本地區國防動員行動的最高領導決策者，下設協調聯絡部門、指揮控制中心、動員中心、政治工作部門和保障部門（陳文剛、侯

註⑧ 作者中，陳杰紅與郭國良於撰稿時任職於東部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

註⑨ 依據此一通知，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1) 貫徹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有關國防動員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指示；(2) 組織擬訂國防動員工作的法律、法規和措施；(3) 組織編制國防動員規劃、計劃；(4) 檢查監督國防動員法規的實施和國防動員計畫的執行；(5) 協調軍事、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重大國防動員工作；(6) 組織領導全國的人民武裝動員、國民經濟動員、人民防空、交通戰備工作；(7) 行使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賦予的其他職權。

彪 2019, 35-36; 鄭威波 2018, 36-38) ⑩。

市級與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在所蒐獲的文獻中並無詳細的說明，但依據省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組織架構，推測如下（鄭威波 2018, 39）：⑪

1. 市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軍分區，主任為市級領導人，市級政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軍分區司令員為副主任，主要決策由市黨委做成；在有狀況時轉變為「市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接受「省域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指揮。
2. 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各縣的人民武裝部，主任為縣級領導人，縣級政府分管國防動員工作之領導人和人民武裝部部長為副主任，主要決策由縣黨委做成；在有狀況時則轉變為「縣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接受上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的指揮。

不過，軍改後的戰區並未設立國防動員委員會，使國防動員工作主要體現在省域，即縣級以上的人民政府、省國防動員委員會和省軍區系統（陳文剛、侯彪 2019, 34）。

(二) 省軍區

在此波軍改中，省軍區系統轉隸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領導管理，國防動員工作成為省軍區系統的「主責主業」（徐國安 2018, 55）。主要任務除國防動員外，還包括兵役、國防教育、國防設施保護、雙擁工作、軍民融合協調、民兵編組訓練和老幹部服務保障等，絕大多數都屬於國防動員的範疇（吳小潭、史培良 2019, 44；李小平 2018, 54）。省軍區的戰時任務，也由防衛向支援保障轉變（于中海 2019, 35）。⑫

換言之，軍改後省軍區成為國防動員最主要的執行機構，不僅各省國防動員委員會的綜合辦事機構設在省軍區（王翼、施小武、朱曉博 2018, 58），省軍區司令也同時擔任各省黨委會的「戎裝常委」，負起與軍委國防動員部、戰區，與省級政府間的協調溝通事宜（張國威 2019）。

軍改後的省軍區系統，雖然在「行政管理鏈」上，是接受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的領導管理，但在「作戰指揮鏈」上，省軍區於平時擔負組織指揮民兵參加搶險

註⑩ 作者鄭威波撰稿時為寧夏省軍區少將司令員。

註⑪ 鄭威波所撰寫的文章中提及「市、縣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編成，根據動員工作實際需要，參照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設立」。

註⑫ 作者于中海撰稿時為江蘇省軍區少將司令員。

救災、安保警戒、反恐維穩等任務（于中海 2019, 36）；戰時也納入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負責「組織指揮國防動員」、「組織後備力量支援保障作戰行動」，與「保障作戰部隊跨區機動」（于中海 2019, 36；周口店軍分區 2019, 31）。

二、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與戰區

軍改後國防動員體系與共軍間的分工，原則是「軍隊提需求、國防動員委員會搞協調、政府抓落實」（徐國安 2018, 56）。在實際執行上，區分為下列步驟：

（一）由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依戰區所擔負的使命任務，根據未來作戰目的、樣式、規模和任務、參戰兵力兵器的數量及分布、戰爭可能持續時間和激烈程度等因素，估算戰區部隊各種作戰行動、戰爭不同階段的分段需求量和總需求量，逐步匯總形成「需求訂單」（張黎鴻 2019, 44），^⑬呈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

（二）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將戰區之「需求訂單」，發交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並由後者綜合衡量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國防動員潛力資源和地理區位優勢，對戰區提報的「需求訂單」進行統籌修訂，並賦予相關省軍區任務（張黎鴻 2019, 44）。

（三）省軍區負責與需求部隊溝通協調，並透過省級（含）以下國防動員委員會機制，與省級（含）以下的地方政府聯合制定具體的動員方案。

換言之，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其運作機制是區分為「作戰部隊→戰區軍種→戰區→軍委聯合參謀部」之自下而上的「需求提報機制」，和「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國防動員部→省軍區→軍分區、人民武裝部」之自上而下的「任務對接機制」（徐國安 2018, 56）。

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機制如表 3。

表 3 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機制

機制別	運作情形
需求提報機制（由下而上）	任務部隊→戰區軍種→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軍委聯合參謀部
任務對接機制（自上而下）	軍委聯合參謀部→軍委國防動員部→省軍區（省國防動員委員會）→軍分區（市級國防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徐國安（2018）；張黎鴻（2019）

註⑬ 作者張黎鴻撰稿時為陝西省軍區少將副司令員。

三、戰時運作

中共的軍事理論指出，未來所面臨的戰爭基本型態是「信息化的局部戰爭」。在此種戰爭型態下，國防動員也會呈現以主要作戰方向「局部動員」為主，主要作戰方向鄰近地區「輔助動員」與特定行業之「專項動員」為補充的總體態勢（鄭威波 2018, 36; 韓慶貴、劉宇 2016, 29）；^⑭但要強調的是，此處的「局部」，是相對於全中國大陸而言，在很多情況下等同於某戰區內的總動員。

在此波軍事改革中，戰區成為最主要的聯合作戰指揮機關。為了能有效動員轄區範圍內的資源來支援任務部隊，戰區聯合參謀部下設立動員局，以便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中，負責指揮協調後備力量運用、組織動員潛力轉化等任務（岳勝軍、于超 2017, 15）。^⑮

戰時則以動員局為核心，吸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領導和相關部門，成立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融入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依中共中央發布的動員令，組織協調各省進行「局部動員」（岳勝軍、于超 2017, 15, 17）；並負責整合省、市、縣級國防動員委員會，成立各級軍地聯合的動員指揮機構，共同執行「局部動員」（岳勝軍、于超 2017, 17）。

研判戰時在戰區或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下，會於重點方向和主要領域，納編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專業辦公室、民間企業系統領導和任務部隊相關單位人員，成立專項動員指揮機構來執行「專項動員」任務，例如交通戰備、防空、經濟動員、信息動員的專項指揮機構（鄭威波 2018, 36, 38）；必要時，專項指揮機構還可直接指揮民間企業部門的動員工作（鄭威波 2018, 38）。

至於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以動員局為核心）所動員的人力與物力，前者交由戰區聯合參謀部撥交各用人單位；後者則交由戰區聯合後勤指揮部（以戰勤局為核心）所指定的單位，如聯勤保障中心（通用物資）或各軍種之保障部（專用物資）納入庫儲以供調撥。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也不排除在戰區聯合後勤指揮部的指導下，直接將所動員的物資送交需求單位。

綜上所述，軍改後共軍國防動員體系的戰時運作，可區分為由「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市縣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所形成的「指揮鏈」，和由「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政府職能部門——動

註⑭ 作者韓慶貴撰稿時擔任軍事科學院國防綜合研究室副主任。

註⑮ 作者岳勝軍撰稿時為北部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副局長。

員企業系統」所形成的「動員鏈」（鄭威波 2018, 40）；以支援戰區任務部隊執行任務時，所需的後備力量、裝備物資、交通運輸、信息科技、醫療衛生，甚至宣傳輿論。

若為同時動用二個戰區以上的聯合作戰，研判將由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為主體，在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成立國防動員指揮機構，統一調配指揮相關戰區國防動員指揮機構，支援跨戰區聯合作戰之遂行。

軍改後共軍戰時國防動員體系指揮鏈研判如表 4，戰時戰區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情形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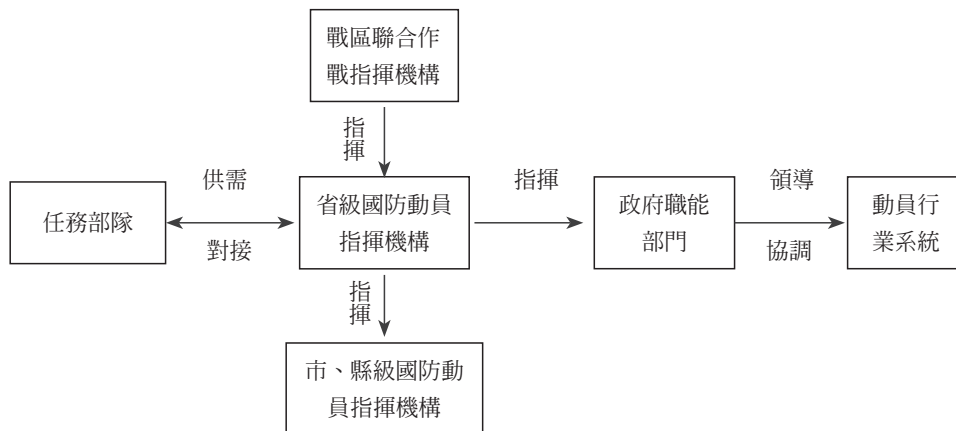
表 4 軍改後共軍戰時動員體系指揮鏈研判

層 級	名稱	核心單位
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
戰 區	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
省	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省軍區、省國防動員委員會
市	市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軍分區、市國防動員委員會
縣	縣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	人民武裝部、縣國防動員委員會

說明：作者自行製作

資料來源：鄭威波（2018）

圖 1 戰時戰區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情形



資料來源：鄭威波（2018）

四、特性與問題

軍改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具有「聚焦於作戰」、「動員模式調整」與「動員範圍擴大」等三項特點。

第一，「聚焦於作戰」。新設立的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主要功能聚焦於作戰。軍改前的七大軍區動員部門，則是作戰與建設合一，但在執行上往往以「建設」為主，作戰準備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岳勝軍、于超 2017, 17）。

第二，動員模式調整。在軍改過程中，共軍要求根據當前「信息化局部戰爭」的型態，調整動員模式，由以往抵禦外敵入侵、各軍區獨立實施國土防衛作戰的總動員模式，調整為「局部動員為主、專項動員為輔」的模式。

第三，動員範圍擴大。在軍改過程中，將「信息動員」等新要素納入動員範圍，負責的專項指揮機構甚至可將上級的動員指示，越過若干政府部門，直接下達到各國民經濟動員中心、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高新技術企業等，實施動員。

然而，調整後的體制也呈現出「需求方和供給方平時無直接溝通渠道」、「法規體系不完備」、「計畫不夠詳細」和「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等四項問題。

首先在「需求方和供給方平時無直接溝通渠道」部分，現階段戰區的動員需求是通過軍委國防動員部與省軍區對接，再由省軍區透過各級國防動員委員會執行。使需求方的戰區和供給方的政府部門，在平時並無直接溝通渠道；因此，戰時成立戰區動員指揮機構時，內部勢必要經過一段時間磨合。

在法規體系不完備部分，軍改後動員範圍擴及大量的民間企業，甚至包括不少高新技術產業的情況下，相關國防動員法規體系仍有待調整與增補。包括國民經濟動員方面的法律法規、地方性國防動員相關條例，和與國防潛力調查、資源利用、產品採購、物資徵用、軍民融合等相關措施及辦法（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5）。

在計畫不夠詳細部分，既有動員計畫不夠具體詳細，也缺乏能將國家總體動員計畫、行業動員計畫和專門領域動員計畫高度結合的動員計畫體系（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6）。

在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部分，共軍的學者指出，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體系信息化程度有待提升（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6），才能因應「信息化局部戰爭」所具備動員速度快，與動員項目更多元的特性。

除文獻所提及的問題外，研判共軍當前的「國防動員信息化平臺」（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 2019, 36），可能也和「聯合運輸投送信息系統」面臨同樣問題，即與「一體化作戰指揮平臺」的整合還未完成；在功能上也還無法從作戰角度出發，並與聯合作戰方案體系融合（朱峰、管群生、陳子建 2018, 4; 陸挺、王力、陶露菁 2019, 2）。^{①⑥}

肆、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運作情形

當 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向湖北派出指導組的決策時，中央軍委在同一時間、甚至更早，就基於「軍委主席負責制」中，「全國武裝力量由軍委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的要求，另外成立「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揮共軍「積極參加國務院應對疫情聯防聯控機制工作」；除派人參加「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還組成「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解放軍報 2020c）。至於以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為核心，納編國防動員部等軍委職能部門所組成的「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制」，早在 1 月 24 日就已開始運作（解放軍報 2020c）。

雖然在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中，未詳細敘述「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與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所率領的「中央赴湖北指導組」間的關聯，但基於軍改後，共軍對「軍委主席負責制」的強調，研判應該是由中央軍委派員至「中央赴湖北指導組」內擔任聯絡窗口。「中央赴湖北指導組」經由此一窗口提出需要軍方支援的項目與數量，並由該窗口轉給中央軍委與「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

如果「中央赴湖北指導組」所提要求涉及跨戰區的動員與協調，由中央軍委統籌調度；若是已進入湖北的軍方人力物力即可處理者，就由「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負責指揮調度。換言之，「中央赴湖北指導組」不能直接指揮調動軍隊，僅能向軍方提出需求與建議，由軍方按照自身指揮體系來做出決定並下達命令。

註①⑥ 有關共軍「運輸投送信息系統」的情形，請參閱朱峰、管群生、陳子建（2018, 4）；陸挺、王力、陶露菁（2019, 2）。

一、聯勤保障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

軍改後新成立的五大聯勤保障中心主要擔負所支援戰區的物資供應保障、衛勤保障、運輸投送保障，與軍事設施保障等任務。在這次聯勤保障體系馳援湖北的過程中，可觀察到下列攸關「衛勤保障、物資供應保障、運輸投送保障」運作的訊息。

(一) 衛勤保障

聯勤保障部隊不僅在五大戰區中，負責物資的籌措與供應，也是戰區戰略投送指揮體系的核心，承擔支援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聯合投送計畫、決策等組織籌畫任務，還掌握共軍百分之七十的衛勤能量（聯勤集結號 2020），使共軍在支援湖北抗疫的過程中，衛勤人力物資的整備、動員與運送安排，都集中由聯勤保障部隊負責，在 2020 年 2 月至 3 月底的「抗疫」作戰中，展現一定的效能。光是 2 月 2 日，聯勤保障部隊運輸投送局就從南京、廣州、蘭州、瀋陽、石家莊、洛陽、信陽等七個方向，同步裝載醫護人員與物資進入武漢（中國新聞網 2020）。

此外，聯勤保障部隊透過「軍民融合」機制，調動大量人力、建材、器材與物資，於十天內完成火神山醫院的興建，也在短時間內，於武漢完成三十二個方艙醫院（解放軍報 2020e）。儘管外界對品質與管理存在不少質疑，但這證明共軍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運用軍方和民間資源，設立並管理多所大型、甚至專門用途的野戰醫院，收治大規模軍事行動過程中產生的大量傷患。在共軍馳援後，2 月 25 日武漢的定點醫院、方艙醫院、隔離治療點和觀察點中，可用病床數達十五萬張，其中方艙醫院的病床數為三萬張（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 2020）。

(二) 運輸投送保障

為提升戰略投送能力，共軍已啟動戰略投送基地的建設工作。其中，隸屬鄭州聯勤保障中心的「中心投送基地」，已於 2017 年初開始運行（潘宏達、石紅霞、錢昂、朱良、汪欣 2017, 48），擔負部隊遠程立體投送、戰略物資跨區運輸、國家和地方應急救援物資支援等任務（張煒鐘、彭富兵 2017, 1）。鄭州「中心投送基地」所屬的二號與四號貨運站，平時就專責擔任「野營物資及衛生裝備」和「藥品、食品等應急物資」的預儲和轉運（張煒鐘、彭富兵 2017, 2）。跡象顯示該中心於這次支援湖北「抗疫」作戰中，在物資供輸、調度與轉運上，扮演關鍵角色。

(三) 物資供應保障

在跨區物資供應保障方面，可觀察到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調度其他戰區資源

進入湖北的情形，雖未直接觀察到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比照戰時成立後勤保障部門的跡象，但研判至少有以「軍隊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聯防聯控工作機制」名義，透過「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 - 聯勤保障部隊」的支援力量體系（解放軍報 2020c），實施某種程度的開設。例如在 3 月 1 日前，共軍就已藉由此一機制，向武漢緊急調撥四十萬個醫用口罩，配發八千套防護服、五十套正壓防護頭罩、二套負壓運輸隔離艙，空軍出動三十架次運輸機，向武漢緊急空運軍隊醫療力量和物資（解放軍報 2020c）。

此外，共軍在軍改中根據「戰區主戰」體制，著手在中央軍委和戰區建立「中央軍委 - 戰區 / 聯勤保障部隊 - 投送力量」所構成的「一體化聯合投送指揮體系」，也在此次抗疫中，獲得實兵驗證的機會。

例如瀋陽聯勤保障中心將物資輸送到武漢等地的作業，除動用戰區聯勤保障部隊直轄投送單位，也透過北部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動員中鐵集團瀋陽局、哈爾濱局、濟南局、呼和浩特局及戰區範圍內，共二十六個運輸企事業單位共同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a）。鄭州聯勤保障中心也透過駐湖北機場集團、武漢鐵路局集團公司等單位的軍事代表辦公室，實施物資與人員的接收與投送（中國軍網 2020）。

然而，共軍的聯勤保障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雖受到共軍官方傳播媒體的讚揚，但仍可觀察到存在下列二項問題：

第一，若照前述戰時運作體制，應於中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內設置聯合後勤指揮部（參閱表 2），負責統整相關資源，但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前述戰區戰時機制似乎未設立，而是由「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出「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前往湖北統整相關資源，並直接指揮聯勤保障部隊與戰區軍種所屬單位。可能原因除中央軍委習慣以軍委派出單位的模式，處理跨戰區行動外，是否與 2020 年年初時，中部戰區聯合參謀部戰勤局等尚未具備足夠能量，或相關機制的運作還未上軌道有關，尚待進一步觀察。

第二，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共軍以空中輸送為主的戰略投送保障能力獲得不少注目，但共軍戰略投送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是在中共傾全國之力，集中支援湖北一省，且投送之人員與物資相對單純的情況下所獲致。而此次抗疫作戰，無論在投送的複雜度、數量與強度上，離日後可能發生之大規模聯合作戰，例如武力犯臺，所要達到的標準還有相當的距離。

二、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抗疫中的表現

在 2020 年 1 月下旬共軍大舉投入「抗疫」時，所需物資初期取自共軍庫儲，特別是武漢聯勤保障基地及五大聯勤保障中心；但隨著疫情擴大，庫儲不敷所需。使得對武漢與湖北境內疫區的物資供應，包括部分防疫物資與全部的民生物資，必須由湖北及各地省軍區，透過動員民間物力與運輸工具的方式填補。

在國防動員體系支援「抗疫」的過程中，可發現攸關「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戰運用」、「輔助動員」、「支援跨區機動」、「專項動員」與「新質民兵與新科技動員」之相關訊息。

(一) 國防動員資訊數據化實戰運用

例如安徽、河北、湖南、河南、陝西、寧夏等省軍區，與內蒙古軍區，就從各自「國防動員潛力資料庫」所儲存的數據資料，遴選轄區內物資儲備量較大的企業，籌措各類生活和醫療物資（解放軍報 2020d），再透過湖北省軍區輸送到疫情較嚴重的地區。事實上，武漢火神山醫院之所以能在十天內完成，部分原因是武漢市在 2019 年 10 月初步完成「國防動員潛力調查」，對相關建材、物資與人力有一定的掌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 2020b）。

(二) 輔助動員模式實兵演練

除湖北省當地進行動員外，共軍也指派十九個省軍區（或警備區），專責對湖北某個重災區供應物資（解放軍報 2020e）；形同對共軍支援特定戰略方向大規模軍事行動時，所計畫的「輔助動員」模式進行驗證。

(三) 支援跨區機動實兵演練

支援作戰部隊及物資的跨區機動，包括民用運輸工具的動員編組，也是省軍區的重要職能。這些運輸工作除部分是向戰區軍事運輸投送調度中心申請支援，其餘則是協調民間運輸及物流業者實施。例如浙江省軍區就協調民營物流業者，組織航空運輸十餘架次、陸運七百六十餘車次，於 2020 年 2 月 22 日向湖北承運物資一千餘萬件、消毒液九十餘噸（解放軍報 2020a）。

而從 2020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7 日，中共透過動員機制，由中國民航局出面組成重大航空運輸機制，組織協調二十九家航空公司，先後運送各省市的醫療隊和醫用物資；共飛行四一一架次，運送醫護人員二萬餘人，防疫物資近九千噸（海

軍、李桂遠 2020, 6)。^{①⑦}

(四) 專項動員模式實兵演練

截至 2020 年 3 月上旬，國防動員體系共動員中國大陸內外共三十餘家物流企業，投入防疫物資的採購、倉儲、運輸、配送等方面（解放軍報 2020f）；形同對以特定行業為主的「專項動員」進行實兵演練。

(五) 新質民兵與新科技動員

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二十八個省軍區（警備區）每天出動民兵約二十萬人，配合各地方政府完成外來人員管理、場所消毒、物資運輸、防疫宣傳等任務（解放軍報 2020c）。

在若干省軍區動員的民兵中，還包括心理諮商、無人機、資訊網路等「新質民兵」（解放軍報 2020a）。^{①⑧}特別是無人機部分，中共藉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協助無人機定位，還宣稱在重點防控區域內，可集結上百架無人機，快速精準投送應急物資；甚至搭建由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提供服務的網上「無人機戰疫平臺」，可支援上萬架無人機，實現精準噴灑、巡檢喊話等防疫作業（解放軍報 2020b）。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動員過程中初試啼聲的「新質民兵」，以及北斗等先進科技系統與民間物流業者的結合，對共軍日後遂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例如武力犯臺時的動員過程中，在投送精確度與複雜流程的管控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對加快或維持作戰節奏所可能產生的連鎖反應，也格外值得關注。

然而，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在此次湖北抗疫中的表現，雖受到共軍官方傳播媒體的讚揚，但仍可觀察到存在下列四項問題：

第一，相關指揮機制運作還未上軌道。若照前述戰時運作體制，此次湖北地區的「疫情防控狙擊戰」，應由中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設置國防動員指揮機構（參閱表 4），負責動員轄區內相關資源。但在湖北抗疫過程中，前述戰時動員指揮機構似乎並未設立；而是由「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出「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前往湖北，直接指揮戰區相關機構和省軍區。可能原因除中央軍委習慣以軍委派出單位模式，處理跨戰區行動外，是否與 2020 年年初，中部戰區聯合參謀部動員局等尚未具備足夠能量，或相關機制的運作還未上軌道有關，尚待進一

註①⑦ 作者海軍撰稿時為中共陸軍軍事交通學院聯合投送系博士教授。

註①⑧ 例如山東省棗莊市就動員 52 名心理專家，為武漢地區 5000 餘戶群眾提供網上診療、心理健康輔導等服務。

步觀察。

第二，目前共軍的國防動員體系，在平時是由中央軍委國防動員部直接領導省軍區；戰區的動員需求是透過國防動員部與省軍區進行對接。例如此次湖北抗疫，湖北省軍區實際上是對「中央軍委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派駐湖北的「軍隊前方指揮協調組」，而非對中部戰區負責。此種設計將形成主導作戰的戰區，在平時與負責動員的各省軍區無直接對接管道；這是否會影響戰時國防動員體系融入聯合作戰指揮的效率，共軍內部仍在辯論中。

第三，省軍區系統還在調整改革的過渡階段。不僅人少事繁，許多與「軍民融合」和國防動員有關的機制也還在摸索，使各地省軍區表現不一。例如三十一個省區市，雖然都已依據「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回應」實施動員，但和湖北進行「專案對接」的只有十九個（解放軍報 2020f）。

第四，缺乏完整的預案體系。部分省軍區在執行動員與運輸任務時，明顯是臨時抱佛腳，而非按照先前已存在的計畫執行。這可能代表當前共軍在日常戰備預案方面，只對現役力量的行動進行規劃，未規範後備力量的行動；非戰爭軍事行動預案與政府應急預案銜接也不緊密，顯示當前共軍在國防動員的預案體系上，並不完備（令狐亞軍 2019, 39）。

伍、結語

爲了能在武力犯臺時「速戰速決」，共軍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數十萬部隊及大量物資的整備，然後再經由海上與空中實施中遠程的投送；並且使整個投送作業能滿足「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在精確度上的高度要求。整個過程中，共軍的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體系，將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共軍在此次軍改中，採取許多措施以提升這二大體系支援現代大規模聯合作戰的能力。而 2020 年中共在湖北的「疫情防控狙擊戰」，讓外界得以觀察這些調整措施的內容與運作成效。

對中華民國而言，共軍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能力的提升，意味著共軍不僅能逐步縮短將大量部隊、裝備與物資，從大陸各地投送到臺灣本島周邊所需時間；也能降低因增援部隊與物資輸送延遲或錯誤，導致作戰節奏被打亂的機率。這將對國軍的防衛作戰，造成下列不利影響：第一，壓縮預警時間，使國軍無法在共軍發動攻擊前，完成平戰轉換與後備動員；第二，使國軍越來越難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並獲得調整態勢所需的時間。但從聯勤保障體系與國防動員體系在湖北地區「疫情防控

狙擊戰」所呈現的問題觀之，共軍還有許多部分尚待改進與調整。

由於共軍此次軍改所牽動的層面既多且廣，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體系之建設又涉及其他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大量民間企業，和複雜的資訊整合與基礎建設新建改良。因此，共軍要將其聯勤保障與國防動員能力，提升至可在武力犯臺時「速戰速決」的標準，研判還需要相當的時間。

* * *

(收件：110 年 1 月 6 日，接受：110 年 10 月 25 日)

The PLA'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fter the Military Reforms: Support for Hubei's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s an Example

Chung Chieh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Policy Foundation

Abstract

After Xi Jinping issued a mobilization order to "deepe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 on November 24, 2015, the PLA began to adjust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system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In the most recent rounds of military reforms,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branch underwent some major changes in "relations between commanding systems," "support force capacity,"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mechanism."

The adjust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transfer of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making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the main task of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system. It also helps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to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executive

agency for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When the PLA was ordered to invest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ew coronary pneumonia across Hubei in early 2020, the troops at the time comprised of the main two systems from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an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who were dispatched to Hubei Province where the epicenter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was located.

In the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andemic, the PLA'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branch had the chance to prove itself in real-life situations, from providing support in the materials supply, in the medical service, as well as i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delivery aspect.

From the support that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branch provid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we can conclud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data" was practice to real-life situations, such as the following: "auxiliary mobilization" was tested; "trans-regional maneuvers" were launched with actual deployment of troops; "specific mobilization" was launched as part of the deployment; and "new types of militia" were mobiliz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tainment of the disease.

Keywords: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 The Fight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Pandemic

參考文獻

- 于中海，2019，〈聚焦主責主業，推進省軍區系統國防動員準備〉，《國防》，2019 (10)：34-37。Yu, Zhong-hai. 2019. “Jujiao zhuze zhuye, tuijin sheng junqu xitong guofang dongyuan zhunbei” [Focusing on the Main Duty and Main Business to Push Forward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Preparation by the System of Provincial Military Commands]. *National Defense*, 2019 (10): 34-37.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2014年，《習近平關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選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PRC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eneral Political Department. 2014. *Xij Jinping guanyu guofang he jundui jianshe zhongyao lunshu xuanbian* [A Selection of Xi Jinping’s Remarks on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Build-Up]. Beijing: PLA Press.
- 中國政府網，2011，〈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成立國家國防動員委員會的通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1-08/12/content_7081.htm，查閱時間：2020/08/11。Chinese Government Website. 2011. “Guowuyuan, zhongyang junwei guanyu chengli guojia guofang dongyuan weiyuanhui de tongzh” [A Notice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nou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mmission]. (Accessed on August 11, 2020).
- 中國軍網，2020，〈鄭州聯勤保障中心某軍代室全力保障防疫物資運抵武漢〉，http://www.81.cn/lqbz/2020-02/05/content_9733320.htm，查閱時間：2020/08/17。PLA Daily. 2020. “Zhengzhou lianqin baozhang zhongxin moujun dai shi quanli baozhang fangyi wuzi yundi wuhan” [Pandemic Prevention Materiel Provided by the Office of an Armed Service under Zhengzhou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Center Reaches Wuhan]. (Accessed on August 17, 2020).
- 中國新聞網，2020，〈聯勤保障部隊高效投送醫療人員物資全力保障疫情防控〉，<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2-03/9076987.shtml>，查閱時間：2020/08/11。China News. 2020. “Lianqin baozhang budui gaoxiao tousong yiliao ren yuan wuzi quanli baozhang yiqing fangkong”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Efficiently Dispatches Personnel and Materiel to Pandemic-Affected Areas to Help Contain the Infections]. (Accessed on August 11, 20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國防部舉行聯勤保障體制改革專題新聞發布會〉，http://www.mod.gov.cn/big5/info/2016-09/13/content_4730198.htm，查閱時間：2020/08/22。PR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2016. “Guofangbu juxing lianqin baozhang tizhi gaige zhuan ti xinwen fabuhui” [MND Press Conference on Joint Logistics

- Support System Reform].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a，〈8小時，從下達命令到順利發出〉，http://www.mod.gov.cn/mobilization/2020-02/04/content_4859633.htm，查閱時間：2020/08/17。PR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2020a. “8 xiaoshi, cong xiada mingling dao shunli fachu” [Within Eight Hours: From Giving Orders to Setting off on the Mission]. (Accessed on August 17, 20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0b，〈國防動員系統參與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聞思錄〉，http://www.mod.gov.cn/big5/mobilization/2020-04/01/content_4862964.htm，查閱時間：2020/08/15。PRC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2020b. “Guofang dongyuan xitong canyu daying yiqing fangkong zujizhan wensilu”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 Participates in Winning the War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20).
- 王翼、施小武、朱曉博，2018，〈加強新體制下省軍區系統工作運行機制建設初探〉，《國防》，2018 (11)：56-60。Wang, Yi, Xiao-wu Shi, and Xiao-bo Zhu. 2018. “Jiaqiing xin tizhi xia sheng junqu xitong gongzuo yunxing jizhi jianshe chutan” [An Inquiry into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for Improving the Work of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Under the New System]. *National Defense*, 2018 (11): 56-60.
- 王薇薇、胡靖，2019，〈構建現代軍事物流體系的思考〉，《軍事交通學院學報》，21 (11)：58-61。Wang, Wei-wei, and Jing Hu. 2019. “Goujian xiandai junshi wuliu tixi de sikao” [Consideration on Construction of Modern Military Logistics System].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21 (11): 58-61.
- 令狐亞軍，2019，〈關於構建「智慧動員」指揮體系的思考〉，《國防》，2019 (10)：38-41。Linghu, Ya-jun. 2019. “Guanyu goujian ‘zhihui dongyuan’ zhihui tixi de sikao” [Reflections on Building a Command System for “Intelligent Mobilization”]. *National Defense*, 2019 (10): 38-41.
- 朱峰、管群生、陳子建，2018，〈陸軍兵力投送能力建設研究〉，《軍事交通學院學報》，20 (5)：1-4, 9。Zhu, Feng, Qun-sheng Guan, and Zi-jian Chen. 2018. “Lujun bingli tousong nengli jianshe yanjiu” [Construction of Army’s Force Projection Capability].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20 (5): 1-4, 9.
- 吳小潭、史培良，2019，〈新體制下省軍區系統履職探微〉，《國防》，2019 (3)：47-48。Wu, Xiao-tan, and Pei-liang Shi. 2019. “Xin tizhi xia sheng junqu xitong luzhi tanwei”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Fulfillment of Duties by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 Commands System Under the New Institutions]. *National Defense*, 2019 (3): 47-48.
- 李小平，2018，〈省軍區釋放體制編制改革效益之我見〉，《國防》，2018 (7)：52-55。
- Li, Xiao-ping. 2018. “Sheng junqu shifang tizhi bianzhi gaige xiaoyi zhi wojian” [Opinions on How to Release the Benefits of Reform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rovincial Military Districts]. *National Defense*, 2018 (7): 52-55.
- 周口店軍分區，2019，〈省軍區系統保障作戰部隊跨區機動問題初探〉，《國防》，2019 (2)：31-33。
- Zhoukou Prefectural Military Command. 2019. “Sheng junqu xitong baozhang zuozhan budui kuaqu jidong wenti chutan”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Issue of the Provincial Military Commands System Supporting Cross-Theater Maneuvering by Operational Forces]. *National Defense*, 2019 (2): 31-33.
- 岳勝軍、于超，2017，〈戰區國防動員運行機理探析〉，《國防》，2017 (3)：15-18。
- Yue, Shen-gjun, and Chao Yu. 2017. “Zhanqu guofang dongyuan yunxing jili tanxi” [Analysis 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in Theaters], *National Defense*, 2017 (3): 15-18.
- 魯旺、牛永界、倪小橋、李子豪，2018，〈聯勤保障中心戰時運用應把握的關鍵問題〉，《軍事交通學院學報》，20 (12)：55-58。
- Zan, Wang, Yong-jie Niu, Xiao-qiao Ni, and Zi-hao Li. 2018. “Lianqin baozhang zhongxin zhanshi yunyong ying bawo de guanjian wenti” [Essential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During Wartime Employment of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Center].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20 (12): 55-58.
- 魯旺、牛永界、席兆明，2019，〈基於模糊層次評價法的聯勤保障中心保障能力評估〉，《指揮控制與仿真》，41 (1)：73-76。
- Zan, Wang, Yong-jie Niu, and Zhao-ming Xi. 2019. “Jiyu mohu cengci pingjiafa de lianqin baozhang zhongxin baozhang nengli pinggu” [Evaluation of Support Capability of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Center Based on Fuzzy AHP]. *Command Control & Simulation*, 21 (2): 73-76.
- 孫新建、單懿、陳杰紅、郭國良，2018，〈戰區國防動員指揮協調平臺設計研究〉，第六屆中國指揮控制大會，北京：中國指揮與控制學會。
- Sun, Xin-jian, Yi Shan, Jie-hong Chen, and Guo-liang Guo. 2018. “Zhanqu guofang dongyuan zhihui xietiao pingtai sheji yanjiu” [Design Research on Platform of Theater National Defence Mobilization Commanding and Coordin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hina Command and Control Conference. Beijing: Chinese Institute of Command and Control.
- 徐國安，2018，〈加強國防動員建設的幾點思考〉，《國防》，2018 (12)：55-57。
- Xu, Guo-an. 2018. “Jiaqiang guofang dongyuan jianshe de jidian sikao” [Some Thoughts on

- Strengthening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National Defense*, 2018 (12): 55-57.
- 海軍、李桂遠，2020，〈提升我國應對重大突發疫情航空應急投送能力的思考〉，《軍事交通學院學報》，22 (6)：5-7,21。Hai, Jun, and Gui-yuan Li. 2020. "Tisheng woguo yingdui zhongda tufa yiqing hangkong yingji tousong nengli de sikao" [Thoughts on Improving Ability of Aviation Emergency Delivery in Response to Major Outburst Epidemic Situ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22 (6): 5-7, 21.
- 張國威，2019，〈南部戰區遠洋聯演，戎裝常委全到位〉，《旺報》，01月19日。Zhang, Guo-wei. 2019. "Nanbu zhanqu yuanyang lianyan, rongzhuang changwei quan daowei" [The Southern Theater of the Ocean Joint Performance, the Uniformed Standing Committees Are All in Place]. *Want Daily* (January 19).
- 張煒鐘、彭富兵，2017，〈戰略投送基地保障能力仿真評估〉，《軍事交通學院學報》，19 (12)：1-5。Zhang, Wei-zhong, and Fu-bing Peng. 2017. "Zhanlue tousong jidi baozhang nengli fangzhen pinggu" [Simulation Evaluation of Support Capacity for Strategic Projection Base].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19 (12): 1-5.
- 張黎鴻，2019，〈聚焦真打實備，聚力精細抓實，提高國防動員潛力統計調查工作質量〉，《國防》，2019 (11)：42-44。Zhang, Li-hong. 2019. "Jujiao zhenda shibei, juli jingxi zhuashi, tigao guofang dongyuan qianli tongji diaocha gongzuo zhiliang" [Focusing on Real Combat and Solid Readiness While Concentrating Efforts on Meticulous Implementation to Improve the Statistical and Investigative Work on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Potential]. *National Defense*, 2019 (11): 42-44.
- 陳文剛、侯彪，2019，〈省域國防動員指揮機構建設初探〉，《國防》，2019 (7)：34-36。Chen, Wen-gang, and Biao Hou. 2019. "Shengyu guofang dongyuan zhihui jigou jianshe chutan"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mmand Authorities in the Provincial Realm]. *National Defense*, 2019 (7): 34-36.
- 陳卓、王昕，2019，〈戰區聯合作戰國防動員需求問題研究〉，《國防》，2019 (4)：30-33。Chen, Zhuo, and Xin Wang. 2019. "Zhanqu lianhe zuozhan guofang dongyuan xuqiu wenti yanjiu" [A Study on the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Needs in Theater Command Joint Operations]. *National Defense*, 2019 (4): 30-33.
- 陸挺、王力、陶露菁，2019，〈聯合作戰運輸投送籌畫指揮資訊系統構建〉，《指揮信息系統與技術》，10 (3)：6-10。Lu, Ting, Li Wang, and Lu-jing Tao. 2019. "Lianhe zuozhan yunshu tousong chouhua zhihui zixun xitong goujian"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for Joint Operation Transportation Delivery Planning], *Command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 10 (3): 6-10.

湖北省衛生健康委員會，2020，〈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第二十九場〉，http://wjw.hubei.gov.cn/bmdt/ztl/fkxxgzbdgrfyyq/xxfb/202002/t20200222_2145206.shtml，查閱時間：2020/08/17。Health Commission of Hubei Province. 2020. “Xinxing guanzhuang bingdu ganran de feiyan yiqing fangkong gongzuo xinwen fabuhui di ershijiu chang” [29th Press Briefing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ew Coronavirus Pandemic]. (Accessed on August 17, 2020).

黃天信，2019，〈對新體制下加強聯勤保障部隊組織體系建設的思考〉，《國防》，2019 (1)：44-47。Huang, Tian-xin. 2019. “Dui xin tizhi xia jiaqiang lianqin baozhang budui zuzhi tixi jianshe de sikao” [Reflec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Building of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s Organiza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Institutions]. *National Defense*, 2019 (1): 44-47.

新華網，2015a，〈習近平：中國將裁軍30萬〉，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03/c_128192221.htm，查閱時間：2020/08/22。Xinhuanet. 2015. “Xijiping: Zhongguo jiang caijun sanshiwan” [Xi Jinping: China Will Cut 300,000 Troops].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20).

新華網，2015b，〈改革強軍，奮楫中流：習主席和中央軍委運籌設計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紀實〉，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117628550.htm，查閱時間：2020/08/22。Xinhuanet. 2015. “Gaige qiangjun, fenji zhongliu: xizhuxi he zhongyang junwei yunchou sheji shenhua guofang he jundui gaige jishi” [Reforming the Military to Make It Stronger in a Race against the Tides: A Chronicle of Efforts to Deepen National Defense Reforms and Military Restructuring Projects Planned and Organized by Chairman Xi and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20).

新華網，2016，〈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查閱時間：2020/08/22。Xinhuanet. 2016. “Zhongyang junwei guanyu shenhua guofang he jundui gaige de yijian”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s Opinions on Deepening National Defense and Military Reforms].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20).

新華網，2020，〈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加強黨的領導、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提供堅強政治保證的通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28/c_1125508545.htm，查閱時間：2020/08/22。Xinhuanet. 2020. “Zhonggong zhongyang yinfa “guanyu

jiaqiang dang de lingdao, wei da ying yiqing fang kong zuji zhan tigung jianqiang zhengzhi baozheng de tongzhi”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sued the “Notice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Providing a Strong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Winning the War of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Epidemic”]. (Accessed on August 22, 2020).

楊學銘、荀燁、李錫棟，2018，〈新體制下戰區陸軍物資配送保障模式研究〉，《物流技術》，37 (2)：126-130。Yang, Xue-ming, Ye Xun, and Xi-dong Li. 2018. “Xin tizhi xia zhanqu lujun wuzi peisong baozhang moshi yanjiu” [Study on Theater Ground Force Supplies Distribution and Support Mode under New System]. *Logistics Technology*, 21 (2): 126-130.

解放軍報，2020a，〈抗疫急，萬馬戰猶酣：國防動員系統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彙聚同心抗疫的全民力量〉，02月26日。PLA Daily. 2020a. “Kangyi ji, wanma zhan youhan: guofang dongyuan xitong zai kangji xinguan feiyan yiqing dakao zhong huiju tongxin kangyi de quanmin liliang” [Rushing to the Fight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Pandemic in Large Numbers: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System's Gathering of Strength from the Peopl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February 26.

解放軍報，2020b，〈北斗時空體系精準服務疫情防控〉，02月27日。PLA Daily. 2020b. “Beidou shikong tixi jingzhun fuwu yiqing fangkong” [Precision Prevention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Pandemic through the Beidou Satellite Positioning System]. February 27.

解放軍報，2020c，〈全軍部隊迅速投入疫情防控制行動，與全國人民風雨同舟共克時艱〉，03月03日。PLA Daily. 2020c. “Quanjun budui xunsu touru yiqing fangkong xingdong, yu quanguo renmin fengyu tongzhou gongke shijian” [The Military Makes an All-Out Effort in Its Involvement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New Coronavirus Pandemic, Showing a Determination to Stan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Regardless of Wind and Rain]. March 3.

解放軍報，2020d，〈你在前方戰鬥，我在後方守護〉，03月04日。PLA Daily. 2020d. “Nizai qianfang zhandou wozai houfang shouhu” [As you Are on the Frontline, We Are in the Rear Providing Protection]. March 4.

解放軍報，2020e，〈打贏這場戰「疫」〉，03月07日。PLA Daily. 2020e. “Daying zhechang zhan ‘yi’” [We Must Win This Battle against the “Pandemic”]. March 7.

解放軍報，2020f，〈社會總動員，全國一盤棋：訪陸軍指揮學院戰略戰役系主任黃相

- 亮》，03月11日。PLA Daily. 2020f. “Shehui zongdongyuan quanguo yipanqi: fang lujun zhihui xueyuan zhanlue zhanyi xi zhuren huangxiangliang” [Mobiliz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 Strategic Employment of the Country’s Resources: An Interview with PLA Army Command College Strategic Campaign Department Chairman Huang Xiangliang]. March 11.
- 農清華，2019，〈人民解放軍後勤保障體制改革攻堅40年〉，《軍事歷史》，2019 (2)：10-17。Nong, Qing-hua. 2019. “Renmin jiefangjun houqin baozhang tizhi gaige gongjian 40 nian” [Reform of PLA Logistic Support System in the Past 40 Years]. *Military History*, 2019 (2): 10-17.
- 劉學、高飛，2017，〈新體制下軍用物資供應鏈模型研究〉，《軍事運籌與系統工程》，31 (2)：35-40，65。Liu, Xue, and Fei Gao. 2017. “Xin tizhi xia junyong wuzi gongyinglian moxing yanjiu” [Research on Military Material Supply Chain Model under the New System]. *Military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31 (2): 35-40, 65.
- 潘宏達、石紅霞、錢昂、朱良、汪欣，2017，〈戰略投送基地物資送達保障能力構成與生成肌理〉，《軍事交通學院學報》，19 (5)：48-52。Pan, Hong-da, Hong-xia Shi, Ang Qian, Liang Zhu, and Xin Wang. 2017. “Zhanlue tousong jidi wuzi songda baozhang nengli goucheng yu shengcheng jili” [Constitution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aterial Delivery Support Ability for Strategic Projection Base]. *Journal of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19 (5): 48-52.
- 鄭威波，2018，〈探索構建融入聯合作戰指揮體系的省級國防動員指揮機構〉，《國防》，2018 (7)：35-40。Zheng, Wei-bo. 2018. “Tansuo goujian rongru lianhe zuozhan zhihui tixi de shengji guofang dongyuan zhihui jigou” [Exploring How to Build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mmand Authoriti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o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Joint Operations Command System]. *National Defense*, 2018 (7): 35-40.
- 鄭澤欽、李媛媛、郭健科，2019，〈新體制下戰場柔性後勤保障網鏈建設〉，《國防科技》，40 (3)：85-88。Deng, Ze-qin, Yuan-yuan Li, and Jian-ke Guo. 2019. “Xin tizhi xia zhanchang rouxing houqin baozhang wanglian jianshe”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Chain of Flexible Logistics Support in the Battlefield under the New System]. *National Defense Technology*, 40 (3): 85-88.
- 聯勤集結號，2020，〈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聯保部隊在行動〉，http://www.81.cn/lqbz/2020-02/10/content_9738274.htm，查閱時間：2020/08/13。Lianqingjijiehao. 2020.

“Daying yiqing fangkong zuji zhan lianbao budui zai hangdong” [To W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ttle, the Joint Logistics Support Force Is in Action]. (Accessed on August 13, 2020).

韓秋露、孔昭君、鄭曉童，2019，〈軍民融合背景下的國防動員建設分析〉，《中國經濟導刊》，2019 (5)：34-36。Han, Qiu-lu, Zhao-jun Kong, and Xiao-tong Zheng. 2019. “Junmin ronghe beijing xia de guofang dongyuan jianshe fenxi” [Analysis of National Defense Mob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China Economic & Trade Herald*, 2019 (5): 34-36.

韓慶貴、劉宇，2016，〈大規模聯合作戰後勤動員初探〉，《國防》，2016 (12)：29-32。Han, Qing-gui, and Yu Liu. 2016. “Da guimo lianhe zuozhan houqin dongyuan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ogistics Mobilization of Large-Scale Joint Operations]. *National Defense*, 2016 (12): 29-32.